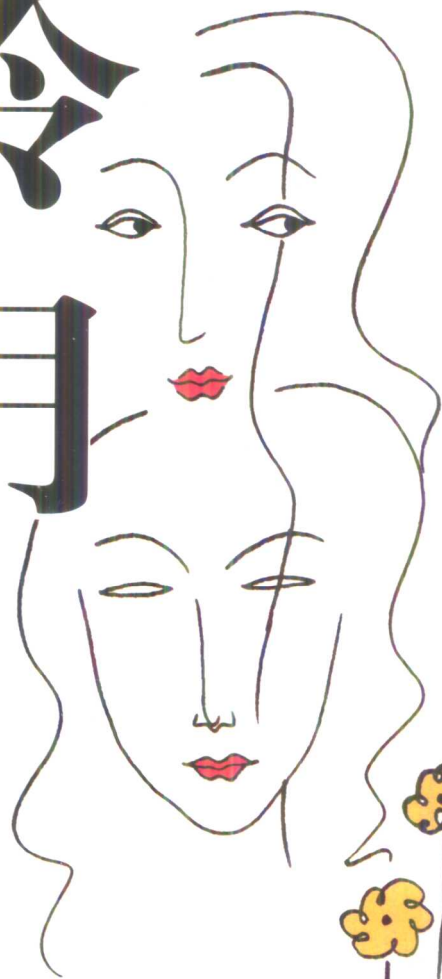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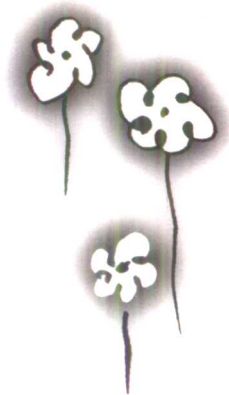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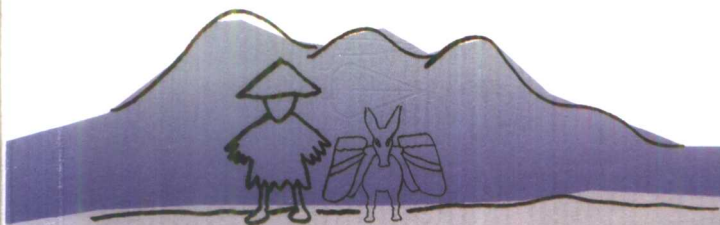


白山著

# 冷月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冷月



白山  
云南人民出版社 著

lengyu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月/白山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222-03221-5

I. 冷... II. 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7193 号

冷 月

白 山 著

\* \* \*

责任编辑 刘存沛

封面设计 白山 西里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5 字数 380 千

昆明市西站彩印厂印装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

ISBN 7-222-03221-5/I·878 定价: 2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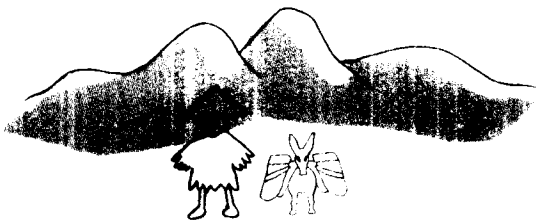
白山，女，回族，原籍云南腾冲，现居昆明，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多年从事新闻和文学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血线——滇缅公路纪实》、小说集《会唱歌的老屋》等。系云南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协会员。

谨以此书——

献给我敬爱的母亲

献给高黎贡山的父老乡亲们

lengyue



封面创意：白 山  
封面设计：西 里  
电脑制作：胡元清



## 内容简介

明末清初，一队滞留滇西的明朝回汉将士，在等候为国效力的漫漫岁月中，形成了一个有着回、汉两支血脉的大家族。

民国时期，滇西极边小城腾冲的明姓回回大户人家，八位活泼美丽、心高气傲的大小姐，都已到了婚配的年纪。

“七七事变”之后，解甲多年的孙中山旧部、前国民革命军中将军长明照南回到了故乡，使这个有着精忠报国传统的大家庭失去了往日的平静。

日本侵略军闯入滇西的前夕，为保护女儿们不受蹂躏，滇西边地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拉郎配”。

明家大老爷明照东的三位太太破天荒地团结起来，为明家所有的大小姐找女婿。

小姐们都不愿这样嫁出去，她们怀揣剪刀，随父母逃进深山。

滇西沦陷。两年后，明照南响应远征军召唤，投入收复滇西的战斗中。临行前，他作出了迫不得已的决定：嫁女儿！

紧迫无奈中，小姐们都嫁给了赶马人……



# 目 录

引子.....	1
明照东的新房子.....	3
这就是家 .....	22
女孩儿是家族的月亮 .....	57
玉景的婚事 .....	87
杭州来的小姐 .....	108





## 目 录

国共合作，明家弟兄却分家了 .....	120
还是小姐妹们亲啊 .....	145
女人的抗战 .....	164
三个大太太结成了统一战线 .....	177
丫头们都怕日本人 .....	205
小姐们忙着帮学友打离婚 .....	229
《腾城日报》，最能体恤民意的报纸 .....	245
当妈的愁啊 .....	275
亮闪闪的金友鹤 .....	297
艾娘出马“指点迷津” .....	316
马参谋被吓跑了 .....	340
小莲景爱上了一个人 .....	359
只嫁出一个丫头 .....	389
野兽进家了 .....	415
明照东拿定了主意 .....	447
大盈江水静静流 .....	497
后 记 .....	521



## 引子

明末清初的月亮，大，白，有一点儿陈旧感。

一队明朝将士站在滇西边地的山顶上，他们手持兵器和皮囊，有瘦马相伴。

他们的脚下，就是位于横断山余脉的高黎贡山。

高黎贡山雄踞怒江两岸，由北向南，横跨滇西与缅北之间，形成天然屏障。高黎贡山亦称“昆仑岗”，最高峰达 3374 米，与北方的昆仑对望。

这些明朝将士，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的



亲随，他们中有回回人，也有汉族人。

自打清兵入关，帝逃离了他的京城，只带了一队随身护卫和很少将勇，辗转到了滇西，又逃入缅甸。吴三桂率清兵穷追不舍。

入缅后不久，帝就知不宜久留。人在危难的时候，总是会对自己的国家（哪怕是一片边地）有一种依恋的。帝派出一队将勇，进入滇西踏勘探路。然而，就在这些忠心耿耿的将士正在滇西辗转之时，帝终没能逃脱吴三桂的算计，落入了吴三桂手中。

当远在滇西的将士们得知帝的消息时，帝已被清兵逼死于昆明篦子坡头。

这伙明朝将士垂头丧气地立于高黎贡山顶，太阳在西边山头悲壮地沉落，风有些寒了起来，吹拂着他们的战衣。

他们不知该怎么办？前进，还是后退？他们都是些军人，已经习惯了听从国家的指令。帝就是国家，国家是这一伙人心永恒的敬畏。

将士们做出了个庄严的决定——原地坚守。为了表达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也为纪念他们那一段建功立业、为国尽忠的日子，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姓氏，都改姓“明”，明朝的“明”……



## 明照东的新房子

大盈江水又涨了。

这条穿腾冲坝子而过的白色河流，此时已经变成了暗红色的河流。

它分明是一条河，却被腾冲人称为“江”，它似乎总也顶着一个沉重的名字，似乎有些累了。

坝子里，今年的第一场雨水还没到，而山里似乎已经下过大雨，下过大暴雨了。江水已经报道了山里大雨或是暴雨的信息。江水突然从往日的清澈，变成了一江浑浊。清明都还没到



哩，怎么就会有大雨。

大盈江边，明照东那一幢新盖的大宅子，将要面临第一个雨季。

明姓是滇西有名的大姓，明家是滇西的望族。这个家族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一个家族里，有回汉两个民族的两支血脉。

腾冲的明姓回回似乎都没住在城里，他们把商号店铺开到了城里，更开到了下关、昆明再或是缅北去，但他们似乎都把大盈江当成了他们的归宿地，大盈江边有好几个明姓回回人的村落。

与祖辈们一样，明照东是个有着明显的异族人样子的男人。大盈江边这些明姓回回人，怎么也抹不掉他们身上的那种异族人的痕迹——他们的眼珠有着与汉人不同的色彩，那是一种淡淡的黄色，他们的先祖，就是那些从古波斯骑着大骆驼越过沙漠来到了这个古老国度的色目人。几代过后，他们已经是中国人了，可他们的外貌还是保持着某一种特殊性。他们都拥有着那种古波斯血统的回回人才有的天生卷发、大眼睛、双眼皮和过分削直的鼻梁，这些特征集合在明照东这样一位五十来岁，又那么枯瘦，那么憔悴的老男人身上，似乎有一点怪，让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明照东是个精细的男人，一个看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十来岁的男人。他知道，第一个雨季，对于一幢新盖的院落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天里，他已经张罗着，叫人来为他这一幢大房子检查过“瓦漏”了，新房子么，检“瓦漏”不过就是把所有的瓦沟再认真地查看一遍，当然还得认真地再清理一次所有的阴沟和阳沟。

这一幢大房子是明照东亲自画的图纸，亲自指挥建盖的。



它不同于腾冲所有人家的大宅，它不是“五架房”，“五架房”是一种被腾冲人所熟知的房屋样式。

明照东不喜欢五架房，也不喜欢城里那些与五架房配套的狭窄而古旧的小街小巷。他不喜欢所有的房子都盖成一个样子。他是个特立独行的、爱钻牛角尖的男人。

腾冲的雨是有名的。滇西有俗语道：“芒市的谷子遮放的米，象达的姑娘龙陵的雨！”其实，靠着高黎贡山两脊的龙陵和腾冲，都以大雨闻名。不过，龙陵的雨是绵长得没日没夜没脾性儿的小雨，慢雨；而腾冲的雨，却是没日没夜十天半月不会停歇的急雨，大雨，大暴雨。腾冲的雨暴而漫长，像一个发起怒来就久久不会停息的莽汉。腾冲雨，还总是伴着那种惊天动地的响雷的。

几天前，明照东就得知，自己的两个在中原地方当官的弟弟，就要归家了。

他们要叶落归根了，不再在外面闯荡了。这个消息没使明照东感到快乐，却使他感到了压抑。

明照东不明白，两个弟弟是许久没有消息了的，怎么说回，就回了呢？

照北归家，还有一丝丝道理，再怎么说明，他还有个妻子和两个女儿在这里。虽说他在安徽已经讨了个“小”，又是讨的个汉族女人。照北曾在信中说过，那个苏州女人又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了。然而在明照东看来，照北应该回来。女人得分个先来后到，大老婆和小老婆当然是有名分的不同、位置的不同。再怎么说明，大老婆也是大老婆，小老婆还是小老婆。

明照东毕竟是娶了三房太太的男人，他知道这事儿的复杂性，“会有事的，你瞧着！”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似乎已经预见到，照北今后的岁月，将是怎样的一堆乱麻了。



二弟照南的归来，却让明照东怎么也想不开。

这些天来，明照东总要想起二弟六岁那年离家上昆明的情景。已经隔了四十来年，往事却那么清晰。往事的记忆似乎就是为这一天准备下的，它似乎向明照东暗示着一些什么。让他总也开心不起来。

他的心头，似乎还有一种耿耿不服的感觉，那感觉已经在他的心里蹲了数十年了。

当年，父母决定把刚满六岁的照南送到昆明去求学，而不是把他这个已经懂事了的长子送到昆明求学，明照东伤心了好一阵子。

那一年他多少岁？顶多十岁吧？他记得自己拖着一根小短辫子，蹲在一个黑漆漆的耳房里，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份小小的，却也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心事。这个拖着小短辫子的孩子在想：自己是已经读过了“子曰”、“师说”的人了，也是练过帖、习过诗的人了，怎么不让他到昆明求学，却把刚脱了开裆裤的照南给送了去呢？

想着想着，就呜呜地哭起来了，他喃喃地念叨着“我要上昆明，我要上昆明”，心中竟又感到，又有什么破碎了。

那是他的心第几次破碎？哦，记不清了，只觉着他这个人，他那颗心，生来就是要破碎的，要破碎多少回。

刚刚满了十岁的他，竟也知道，那不是他的心第一次破碎，他的心还要碎这么一百回么？他不敢想。

《古兰经》上有一句——“月亮破碎了”。每当明照东读到这一句经文，就读出一种他才知道的体验。

六岁的弟弟被父母送到省城去了，明照东却留了下来。他是注定了要被大山阻隔，注定了要为这个远在国境边、大盈江边的家而牺牲的。弟弟就这么走了，走到山外去了。六岁的弟



弟是那么不情愿，他哭着，哭着，不想去，不想去。

那个六岁的，脑袋后面拖了一根小辫子的小男孩，他的肩头上还缝着一小个落花生那样大的布猴子，刚刚过了端午，刚刚闻过了雄黄香包，吃过了粽子，往肩头上缝过了小猴子，以保清吉平安，他却得去一个叫做“昆明”的地方，一个远离家的，不得见爹妈的地方。他哭着，哭着，却知道自己是不能不去那个叫昆明的地方的，他必须把这一块土地上的某一群人的某一种心愿，带到山外去。

六岁的照南哭过一阵子，睡着了，他手上捏着一个已经冷了粽子，白皙的脸上留着一颗泪珠。

那一年，滇西回回人刚从清兵的血腥镇压中缓过气来，一个拖着辫子的朝代，已经刮起了末路的秋风。回回人这才从远处的大山里，回到了他们先前的家园。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回回人天生的一副硬骨头。

什么都得重新开始，那是个滇西回回不得不重新开始的时代。不需几年，明家的生意又做到缅北去了。明照北的父亲，那是个多么倔强，又多么精明的男人，他用逃难前埋在地下的银子，在缅北置办了一大片山地，雇人种起了橡胶，他还在勐拱的玉矿里投入了股份，如果有能力，他是决计要买下几个矿井的。

然而最能体现父亲的远见的，还是他把一个儿子送到省城昆明读书和发展的决定。无论是从保护一支血脉的目的来说，还是从一支血脉的努力和发展来说，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不管六岁的照南怎么哭，怎么闹，父亲决定了的事，就是铁板上钉了钉子，改动不得。父母已经在苦难中学会了隐忍，他们没让照南像有钱人家的孩子那样，坐着舒服的滑竿上昆



明，照南是像穷人家的孩子那样，坐在一只驮箩里，上昆明去的，那个驮箩架在一匹披着棕黑色长毛的小矮脚马身上，牛皮绳把这匹小马的脊背磨出了几道深槽。

送照南上昆明的，是一队表亲家的马帮，几个赶马人和那一匹小矮脚马一样，脸上有一种承受着，也不想说什么了的表情。

马帮在大盈江边等着，马锅头嘴里斜插着一只罗汉竹杆的土头烟锅，他的牙齿闪着一种白白的，却也有些陈旧的光芒，指挥着那几个都卷着裤脚、戴着细篾子编的尖角小篾帽子的赶马人，做这做那的。

赶马人头上的帽子都涂过了浓重的桐油，看上去就像是用松脂做的一样，闪着金黄而透明的色彩。棕黑色的腿竹包，像一砣铁那样，在每个匆忙着做事的赶马人腿上紧贴着，他们穿着湿过水的草鞋，有的忙着给那一匹头骡套上大串的响铃和大束的红缨，有的忙着往每一匹骡马的驮子上挂上一只竹箩，竹箩里装满了料豆。毕竟是要上省城了，要走多少路。

那一匹名叫“菊花青”的大青骡足足有两匹矮脚小马那样高。这一天，它突然像是厌倦了那些沉重而喧闹的响铃，它拼命地刨着蹄子，打着转儿，躲着那一大串响铃。那是一大串用大大小小的铜铃串成的脖铃，它们是一种责任，却也是一种重负。

响铃总是在所有的山道上响着，唱着，做一个头骡，耳根不得个清静。

马锅头嘴里那根罗汉竹烟锅被蹦跳着的头骡碰掉了，马锅头恼了起来，他是个铁青脸的三十几岁的男人，他窜了起来，像是一只窜起来的鞭子，他狠狠地打那匹高脚骡子的脸、脑门和脖子。这个时候，远处的山岗上、白云间，响着一种嘹亮的歌声。